

凯拉三部曲

十六岁的凯拉被抹除了记忆，失去了原本的个性，

她要何去何从？

裂 FRACTURED 变

[英] 特莉·特里 / 著

姚小茵 / 译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凯拉三部曲

裂 变

FRACTURED

[英] 特莉·特里 / 著
姚小茜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裂变 / (英) 特里著; 姚小菡译. 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3. 12
(凯拉三部曲)

ISBN 978-7-5609-9585-4

I. ①裂… II. ①特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7967 号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7-2013-252 号

Slated

Fractured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in 2013 by Orchard Books

Text © Teri Terry 2013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

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with arrangement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裂变

[英] 特莉·特里 著 姚小菡 译

策划编辑: 罗雅琴

责任编辑: 高越华

封面设计: 肖杰

责任校对: 卢媛媛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汉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5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375

字 数: 266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致格雷厄姆

彼时，他不知道自己正陷入何种处境，

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加快脚步，不曾停歇。

第一章

雨的用处很多。

像我周遭这些冬青和山毛榉树，要靠雨水才能生根长大。

雨能冲刷行踪，掩盖足迹，让人难以尾随。这在今天是件好事。

最要紧的是，它能洗掉我身上和衣服上的鲜血。我站起身，在倾盆大雨里瑟瑟发抖。我张开两臂，伸出双手，在冰冷彻骨的雨水中一遍遍揉搓身体。身上的血迹早已洗净，但是我停不下来。脑子里还是染满了殷红，要很久才能洗抹干净，不过我现在已经晓得方法。记忆可以打包，用恐惧和否认层层包裹，再锁进一堵墙——一堵砖墙，就像韦恩筑起的那道。

他死了吗？他要死了吗？我浑身战栗，不只因为寒冷。他是被我丢在那儿活活煎熬吗？我是不是该回去，看看还能帮他点什么？不管他是谁，做过些什么，他就活该一个人躺在那儿痛苦等死吗？

可要是有人发现我做过的，我就完了。我本不该有能力伤害任何人。即便韦恩袭击我，我做的一切也只能是自卫。白板人是没法使用暴力的，但是我用了；白板人也不该有任何过去的记忆，但是我记得。法监肯定要抓住我。也许他们会想解剖我的大脑，看看哪里出了岔子，为什么我的乐握会失灵，不能控制我的行动。弄不

好他们会拿我做活体研究。

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该确定他已经死了，但现在太晚了，我不能冒险回去。你当时做不到的事，现在凭什么觉得能做到？心底一个声音嘲弄道。

麻木一点点渗进我的皮肤、肌肉，直到骨髓。好冷。我靠着一棵树，慢慢跪倒，陷进泥里。我想停下，只想停下，不想动。不要思考，不要知觉，也不要伤害，永远不要。

直到法监追来。

快跑！

我挣扎起身，双脚磕磕绊绊地往前走，渐渐可以小跑，最后终于撒开步子穿过树林，沿着田间小径一路飞奔。路上有辆白色的面包车，一面漆着“最好的建筑师”——那就是韦恩消失的地方。我有点恐慌，怕被人看到我从他车旁这片树林里出来，如果人们发现他不见了，早晚要注意到这儿。但眼下这条路空无一人，顶上是嘶吼的天空，雨点重重地砸在铺满碎石的柏油路上，我一路跑，它们一路飞溅开来。

雨。它当然有别的用处，别的含义，但此刻它涓涓漫过我的脑海，就像溪流淌过身体。一切都被它带走。

我走近家门，还没伸手，门已咔哒一声打开，一个女人满脸忧色，一把将我拽了进去——是妈妈。

绝不能让她知道。换做几个钟头前，我根本不晓得要怎么掩盖情绪，不过现在不同了。我镇定神色，压下眼里的惊慌，把自己清空到白板人该有的状态。

“凯拉，你浑身都湿透了。”妈妈温热的手贴上我的面颊，眼睛里都是关切。“你的水平值还正常？”她问道，一面抓住我的手腕检视乐握，我也好奇地低下头。我猜它应该很低，说不定低得危险。但情况已经不同了。

6.3，它认为我挺高兴，啊哈！

我蜷缩在浴缸里，心情渐渐平复，又开始试着回想。水很烫，周围热气缭绕，我微微舒展开身体，但四肢还是麻的，我还是浑身发抖。等到这股热劲儿终于让身子舒缓下来，我的脑袋还是一团浆糊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韦恩之前的所有事情都很模糊，就像隔了层熏污的玻璃看不清楚。我木然地打量自己，就像打量一个陌生人——凯拉，五英尺高，金发碧眼。白板人。或许和大多数白板人有点不同，我稍稍有点敏感，有点难以控制，但我确实是个洗过脑的白板人——法监们早就将我的记忆抹净，作为对昔日罪过的惩罚，只不过我连那罪过也不会记得。我的记忆连同历史早就离我而去，那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下午我出去走了走，仅此而已。我原打算考虑下本的事。一想到本，一波波切肤的痛楚就席卷了全身，比以前还要厉害，我几乎要叫出来。

镇定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韦恩那个人渣。他跟踪我到了树林。我强迫自己回忆，回忆他干过什么，想干什么。他狠狠抓住我，我怕得要死，满腔的愤怒却在升腾。不知怎么，他煽起了我的怒火，我疯了似的朝他出手，头脑里一片空白，但体内的某些物质却起了变化，它们在更替、坍塌、重塑。韦恩的血肉在我的脑海中横飞，我心下畏缩：这是我干的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洗过脑的我会这么暴力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能记得以前的事，能想起过去的情绪和影像，想起洗脑前的我，怎么可能！

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它已经发生了。

现在我不只是凯拉了，这不过是他们在医院给我洗完脑才安的名字，离现在还不到一年。我还有别的故事，别的身份。我不确定

自己是否喜欢这样。

砰砰砰！

我连忙跳出浴缸，头发朝两边甩开，身上的水溅在地板上。

“凯拉，没事吧？”

门外有人。是妈妈，刚刚是她在敲门。打住，我强迫自己松开拳头。

镇定。

“好得很。”我故作轻松。

“再多待一会儿你就变成梅干了，出来吃饭。”

楼下除了妈妈，还坐着埃米和她的男朋友雅茨。埃米是我姐姐，和我一样被洗完脑后分派到这个家，不过我俩截然是两个路数。埃米是个阳光少女，活泼聒噪，身材颀长，皮肤是暖暖的巧克力色；相比之下我又矮又小，整日默不作声，就像个苍白的影子。雅茨是个正常的男孩，没被洗过脑。除了会一脸陶醉地盯着光彩照人的埃米之外，他人算得上理智。爸爸不在家这件事让我松了口气。没了他的审视，我可以默默盘算权衡，确保一步也不会走错。

周日照例吃烤肉。

我们聊到埃米的课程，雅茨的新相机。埃米叽叽呱呱地说起她以前实习的那家诊所聘她放学后去做兼职，一脸兴奋。

妈妈瞥了我一眼。“再说吧。”我明白她的意思，她不想我放学后一个人在家。

“我用不着保姆。”我抗议道，虽然自己心里也没底。

傍晚的微光渐渐融入夜色，我上楼回房，一面刷牙，一面盯着镜子看。镜子里那对碧绿的眼眸也盯回来，那么大，那么熟悉，却看见了以前不曾看见的东西。

一切都最平常不过，却没有一样真正平常。

脚踝上的阵阵剧痛迫使我停下脚步。我回过头，远方有个模糊的身影，那是来追我的人，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会赶上来，他才不会休息。

藏起来！

我冲进树林，跳进冰冷的溪水，以此掩盖足印。扑腾了一段，我折回岸边，匍匐爬向荆棘丛深处，全不顾枝条拉扯着我的头发、衣裳，也不管利刺扎进胳膊的钻心疼痛。

绝不能再被他找到，绝不能。

我伏在地上摸索，扯掉黏在胳膊和腿上的林地里腐烂冰凉的树叶。刺眼的光柱扫射着我头顶的树丛，我屏住呼吸，吓得一动不动。光柱投下来，拉低，照到我藏身的所在。不过它没做逗留，又接着往上搜寻，我才敢微微松一口气。

我听到脚步声。越来越近，又折返向前。这声音渐行渐远，逐渐模糊，直至从耳畔消失。

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。我捱过了一个小时，四肢僵硬，又湿又冷。身边每蹿过一头动物，微风每吹动一根树枝，都让我惊恐不已。但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流走，我越来越相信，这一次我能成功。

天才蒙蒙亮，我一寸一寸，小心翼翼地往外挪。头顶的鸟儿们唱响了清晨，我探出身子，心也随着它们一同歌唱。我终于赢了尼科的藏猫猫游戏吗？我成了那第一个吗？

一道强光几乎晃瞎了我的眼睛。

“抓到你啦！”尼科抓住我的胳膊，使劲把我往前拖。脚踝上的伤让我疼得大声尖叫，但那也没有我心里的失望来得伤人。这感觉那样强烈，那样苦涩。我失败了，又一次。

尼科帮我把衣服上的烂叶子刷干净，他温热的胳膊滑过来揽住我的腰，扶着我走向帐篷。他离我这样近，这样真实，我虽然又怕又痛，整个人却仿佛被他笼罩。

“你知道自己永远也跑不掉，对吧？”他说。他扬扬得意，又好像对我失望已极。“你永远跑不出我的手心。”尼科弯下腰，亲吻我的额头。这是他罕有的亲密举动，不过我知道这丝毫也不会减轻他心里头正在盘算的给我的惩戒。

我永远也跑不掉。

我永远跑不出他的手心……

第二章

叮铃铃——

一阵模糊的声响传进空洞的深渊，把我拽进一个半梦半醒的混沌时空，我挣扎了片刻，不知不觉又坠入梦乡。

叮铃铃——

坏了！

我立即清醒过来，一跃而起。有东西绊住了我，害我险些叫出声来。我和那玩意撕扭了一番，把它重重摔在地上。我蹲下身，摆出格斗的架势，准备攻击，准备应对任何事。

不对。这些陌生又可怖的影象渐渐模糊变幻，最后都定格成了平常事物：一张床、一个梳妆台，顶上的闹钟还在叮铃作响。绊住我的那个玩意是条毯子，现在一大半都掉在地上。我光着两只脚，踩在地毯上。有扇窗户开着，清晨的微光从那里透进来。一只昏昏欲睡的乖戾大猫被地板上的毯子困住，喵喵呜呜地朝我抗议。

克制。

我把闹钟摁掉，逼自己做深呼吸——吸气、呼气、吸气、呼气——尽力平复下剧烈的心跳，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。

塞巴斯蒂安站在地板上盯着我，毛都竖起来了。

“还认得我吗，猫咪？”我压低声音，伸出一只手给它闻，又轻轻抚弄它的毛皮，借机让我俩都平静下来。我把毯子抱回床上铺好，它也跟着跳上床慢慢趴下，但还是半睁着眼睛，一脸警惕。

醒过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真以为我在那个地方。虽然是半睡半醒，但我对那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——临时搭建的住所，帐篷，湿冷的天气，柴火的烟味，沙沙的树响，黎明前的鸟叫，还有安静的声音。但是我一点点醒来，它们也一点点消失不见，到最后全部化为乌有。这到底是梦，还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？

我现在的乐握上显示 5.8，中度愉悦，尽管我的心还在怦怦跳。其实经历完刚刚这一出，我的乐握应该狂跌才对。我抬起手腕，使劲拧这劳什子，居然没事。起码也该有些痛感。照理说，洗脑后的白板人不能对任何人使用暴力，包括他们自己，因为有乐握监视着他们的一切感知。如果白板人的心情过于沮丧或者愤怒，乐握就会导致突然的晕厥甚至死亡。像我昨天做的那些事，其实足够死一回了一——他们在洗脑时给我嵌进过一个芯片，当时就该把我报销了。

昨晚的噩梦还回荡在脑海——我永远也跑不掉，我永远跑不出他的手心……

尼科！他叫尼科。他不是什么虚幻的梦境，他是个真人。他灰蓝色的眼珠在我脑海中闪烁，那眼波能在顷刻间降到冰点，也能灼热如火。他一定知道这一切的答案。他是我过去生命里一个活生生的组成，又鬼使神差地出现在我现在的活里——脑海中突然闯进生物老师的那张脸。这是种奇特的转化，我却抓不住由头。狡猾的记忆又飞走了，我沮丧地攥紧了拳头。我清楚地看见他的样子，也知道他的身份和底细，但接着就是一片空白。

尼科一定知道。但是我要问他吗？不管他过去是谁，现在又是谁，我能肯定的是：他很危险。光是想到他的名字，我的胃里就一紧，半是恐惧，半是渴望。我要接近他，不管代价是什么。

我永远跑不出他的手心。

有人在敲门。“凯拉，起来了吗？你要迟到了。”

“请上车，女士们。”雅茨装模作样地鞠躬，然后向前一步，用力拉开车门。我爬进后座，埃米坐在前排。虽然这是每天早上的老规矩，今天却让我觉得好陌生。这种安稳单调的感觉在折磨我。

我一路盯着窗外看，农田，麦地，奶牛和绵羊安静地嚼着青草，也朝我们望过来。像我们这样一群群涌向学校，毫不质疑是什么力量规定好我们的人生，把我们送进既定轨道，和它们又有什么区别？

“凯拉，凯拉？你在听吗？”

埃米从前排转过身来。

“啊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问你介不介意我放学后去兼职？一周四天，周一到周四。妈妈不放心你一个人呆在家，她说要问问你。”

“完全没事，我不介意，你哪天开始？”

“明天。”她答道，看上去有点歉疚。

“你早就答应他们了，对吧？”我问。

“被抓到啰！”雅茨嚷起来，“那我怎么办？你还要陪我呢！”之后的一路他们都在假装吵这个事儿。

整个上午我过得云里雾里。每门课都要身份扫描，我走进去，坐下来假装听讲，还要打起一脸专注好学的表情，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什么。下课出门再扫一道。午饭照例落单，像平常一样被其他学生忽视，因为大家都习惯和白板人划清界限。虽然他们都和本玩得很好，对我却不冷不热，更何况本现在已经消失了。

本，你在哪儿？他的笑容，他掌心的温暖和踏实，他眼睛里闪烁的坦荡光芒，像一把刀一样搅动我的五脏六腑。这痛苦来得太真实，我只能紧紧环起双臂，狠狠把它压下去。

我隐约清楚自己瞒不了多久，迟早要爆发。

但绝不在这里，绝不是现在。

最后终于轮到生物课。走去实验室的路上，我胃里就一阵翻腾恶心。我该不会疯了吧，如果那人根本不是尼科呢？如果压根就没这个人呢？

可万一他是呢？下一步又怎么办？

我在门口扫完身份，径直走到教室后排坐好，不敢抬头看：如果眼睛真的撞上了臆想中的那个人，我怕自己挪不动腿。

他就在那边——哈腾先生，我的生物老师。我盯着他看，不过这没什么打紧，所有女生都盯着他看。不光因为他作为一名老师年轻英俊得过了头，还因为他身上有种气质。不错，他有一对勾魂眼，一头挑染的金色卷发长得不像话，并且他又高，体型又好——但这都不是重点。他身上有股特别的劲儿，看似平静，却随时都摆好了出击的架势，像一头时刻准备突袭的猎豹。他身上的一切都传递着危险的信号。

尼科，他就是尼科。没错，绝对没错。我忘不了他灰蓝色的眼珠和深邃的眼圈。这双眼睛现在就扫视着教室，到我身上忽然顿住。我望向他，他的眼神中有种温暖和熟悉，这感觉真实无比，几乎让我身子一震。等到他终于移开目光，我整个人也好像从他的怀抱中掉落。

不是幻想，此刻教室对面的人就是尼科。虽然我早就知道，虽然前前后后的记忆一经对照，早就严丝合缝地拼出了这个事实，但带着这些记忆亲眼见到他的瞬间，我才真正明白这是什么感觉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虽然他课上的女生都盯着他看，但我不是，至少没这么过火。

所以整节课我都尽量不去看他，但这注定是场败仗。他的眼睛时不时朝我瞥来，不知是出于好奇，还是有什么疑虑。我甚至觉得每次他的眼光轻触到我时，都带有某种愉悦的兴味。

小心。除非我能摸清他的底细和意图，否则绝不能让他看出任何变化。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低头盯着面前的笔记本，盯着纸页

间跳动的钢笔，看它在本子上留下凌乱的墨蓝色的圈圈点点，还有半成型的草图，笔记不就是这样么。我的手还在木然地涂写。

钢笔、手——左手。钢笔紧紧地，下意识地，握在我的左手上。

但我习惯用右手啊，不是吗？

我必须用右手！

我忽然透不过气来，心里塞满了恐惧，我开始发抖。

眼前一片漆黑。

女孩伸出一只手，她的右手。两行泪珠划过脸颊，“求你救救我……”

她好小，还是孩子，眼睛里都是祈求和恐惧。我想救她，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够不到她。我靠得越近，人越用力，就越难够到她的手，仿佛有某种障眼法将她一直往右拉。她的右手离我太远，我抓不住。

“求你救救我……”

“给我另一只手！”我喊道，她摇摇头，睁大了眼睛。我一再重复这个要求，直到她终于抬起那只一直藏在我视线外的、缩得紧紧的左手。

五个指头扭曲在一起，鲜血淋漓。已经断了。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：一块砖头。她的手是被砖头敲碎的，我倒抽了一口气。

我抓不住她的手，这样的手谁也抓不住。

她垂下双手，摇摇头，人也渐渐模糊。她身上微光闪烁，像一片薄雾一样消失在我眼前。

我朝她扑过去，但已经太晚了。

她已经消失不见。

“我没事了，就是昨晚没睡好，没别的，我很好。”我坚持道，

“我可以回去上课了吧？”

“这个我说了算。”校医绷着一张脸，没有笑意。

她检视完我的乐握，皱皱眉。我的胃不由得抽紧，担心上面的结果。发生了刚才的事，我的水平值一定跌下来了。乐握正常运转的话，有时我做个噩梦都会晕过去。但谁知道它现在的情形呢？

“看样子你就是晕倒了，水平值没什么问题，状态还算很好。午饭吃了没？”

给她个理由。

“没吃，我不饿。”我撒了个谎。

她摇摇头。“凯拉，你必须吃东西。”她讲了一堆血糖的大道理，喂我喝了杯茶，吃了点饼干。出门前吩咐我乖乖呆在她的办公室，到放学才准走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思绪又止不住开始旋转。我认得那个断了手的小女孩，不管那是个噩梦，是场幻觉，还是别的什么。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小时候，她有我的眼睛，我的骨架，我的一切。几周前我在雅茨的堂哥家打开过一个严重违法的网站，标题是战斗失踪人员，里面就有关于她的报道：露西·康奈，几年前从凯斯维克学校失踪，当时十岁。她就是洗脑前的我。但即便这样，我还是想不起她的经历，或是任何和她有关的事。我甚至不能把她当做自己。她和我不一样，她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人。

露西怎么能放进我这一团浆糊的脑袋呢？我朝桌子踢了一脚，无比沮丧。事实都摆在那儿，但都是半知半解。我好像什么都记得，但一旦涉及到细节，记忆就溜走了，变得模糊而又脆弱。

这一切的源头，都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用左手。尼科发现了吗？如果他看到我用左手写字，他一定知道其中有变。我原先习惯用右手，这很重要，极其重要……我尽力回想自己为什么用右手，为什么从前是而现在不是，却想不出来。我的记忆一片扭曲，就像砖头底下血肉模糊的手指。

第三章

放学铃打响的时候，妈妈出现在医务室门口。“嗨。”

“嗨。他们打给你了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抱歉，我一点事都没有。”

“所以你就在课堂上晕过去然后来这儿坐着咯。”

“好吧，我现在没事了。”

妈妈找到埃米，开车带我们两个回家。我一进门就想上楼。

“凯拉，等一下，过来陪我聊两句。”妈妈牵了牵嘴角，挤出一个笑容，“热巧克力要吗？”我跟着她进了厨房，看她灌了一壶水，不声不响地弄饮料。妈妈不是话多的人，除非她真的有话要说。

她确实有话要说。我的胃不安地绞作一团。她已经留意到我的变化了吗？也许我告诉她真相，她就能帮我，然后……

不要相信她。

洗脑之后我是一张白纸。我在医院呆了九个月才能行动自如：学走路，学说话，学着应付我的乐握。然后我就被分派到这个家庭。我把她当作朋友，当作可以依靠的人，但事实上我们才认识多久？两个月不到。或许看上去不止，因为这是我出院后的全部生活，全